

外电评述 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二大的报告

【德新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十九日电】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十九日在这里发表的马拉松式的五小时讲话中，号召共产党各国政府保证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冲突中不诉诸武力。

齐奥塞斯库在罗共第十二次大会上，对二千六百名欢呼的代表说，这样一种行动将提高全世界共产党国家的威信和影响。

如果别的国家接受他的建议，那么共产党国家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将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禁止任何共产党国家干预别国的事务。

齐奥塞斯库在他讲话的外交政策的部分中，明显地避免批评苏联。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赞扬苏联对他的国家

的“特殊重要性”，并重申布加勒斯特忠于华沙条约。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代表，两国代表坐在同样礼遇的席位上，这表明了罗马尼亚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这在东方联盟中是绝无仅有的。

【法新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十九日电】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今天在这里说，应该不遗余力地同使用武力，干涉别国事务和扩大势力范围的行为作斗争。

齐奥塞斯库说：“印度支那的所有问题都应该在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求得解决。”

【合众国际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十九日

电】（记者：格鲁伯）罗马尼亚总统、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今天重申了他在东方集团中所奉行的独立的外交政策，同时阐明了罗马尼亚国内的正统做法。

齐奥塞斯库讲话的正式名称是“中央委员会关于罗马尼亚共产党（从上一次党代会后五年来的）工作的报告”，他的讲话和党的今后任务在其它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使人感到意外的东西。他的讲话多次被一千五百多名代表的欢呼声、掌声和赞扬声所打断。

齐奥塞斯库对军事开支提出了指责，并重申希望解散两大军事集团，包括罗马尼亚所加入的华沙条约组织。他说，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使各方放弃使用武力，放弃干涉别国内

政，放弃势力范围、霸权以及新老殖民主义。

使用“霸权”一词显然是指苏联的扩张，齐奥塞斯库最近使用该词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但是，齐奥塞斯库也保证要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共产党国家的合作和团结继续努力。

【路透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十九日电】齐奥塞斯库今天建议召开一次欧洲裁军会议，并且主张到一九八五年时把全世界的军费开支减少百分之十。

莫斯科派了以八十岁的政治局委员佩尔谢为首的代表团出席罗共代表大会。中国也派了一个代表团，打破它十五年来不出席外国党代表大会的惯例，从而突出地表明它是重视同奉行独立路线的罗马尼亚的关系的。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十一月十九日电】题：白宫关于伊朗局势的声明。白宫说，其余的人质“也应当获释”。

白宫新闻处十一月十九日在被扣留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人质中有三人被释放后发表声明说，继续扣留其余的美国人是“毫无道理”的，他们“也应当获释”。

白宫声明的全文如下：

我们被扣在德黑兰的人质中已有三人获释，并已到达法兰克福。他们在稍事休息之后，即将回到美国，同家人团聚。

其余的人质也应当获释。扣留他们是毫无道理的。伊朗政府应当负责使他们立即安全获释。美国有权期望伊朗这样做。

现在已经发出了要把其余美国外交人质交付审判的威胁。这样做将是对起码的人权、宗教教规以及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公然侵犯。

要把这些外交人员交付审判的任何尝试都将大大加剧全世界对扣留这些人质的愤慨。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九日电】财政部今天说，被卡特总统冻结的伊朗资产的价值至少有八十亿美元，比原先认为的多了三分之一。财政部在收到一百六十家美国银行的报告之后提供了关于被冻结资产的最详细的分类数字。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卡斯韦尔提供了如下的有关该资产的清单：

——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美国政府公债券十二亿美元和六亿美元黄金。

——存放在财政部的供国防部在安排对伊朗的军事销售时使用的四亿美元。

——存放在各商业银行的十多亿美元存款。

——美国一些私营公司手中的五亿多美元。

——存放在美国银行的国外分行或分支机构四十多亿美元。

尽管有了上述详细的分类数字，卡斯韦尔说，八十亿美元的总数是“故意说得不精确”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得到新的材料。

美发表声明要求伊当局立即释放美人质
说如伊朗审判人质将是对人权、宗教教规以及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公然侵犯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一月十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发自北京的一则报道，题为《外国影响损毁了中国的活动分子的美景》，摘译如下：

近一年来，外国广泛地插手以促进中国的“民主运动”这一做法，使这里的人们产生了严重疑问：这种民主运动的可靠性如何、力量到底有多大，现在又怀疑它的前景如何。

持不同政见者承认，西方人向他们提供了钱，提供了设备和政治材料。现在许多活动分子在自问，这种做法是否已经危及到了民主运动的前途和获得成功的机会。

所以产生这些疑问是因为在近两个月来，对政治活动的限制严格起来，另外，又对被指控向外国人透露军事情报和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一个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定了罪。

这里的西方外交官、记者和实业界人士插手太深，因此人们很难说——甚至连这些活动分子自己也很难说——这场运动的真正性质是什么，也很难估计它能得到多大范围的支持，不仅很难估计在全国的支持范围就是单在北京也很难估计。

《四五论坛》知道这场运动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了，也知道许多中国人并不支持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这家刊物在大字报中说，“我们仍然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

《外国影响损毁了中国的活动分子的美景》

文章说，“西方外交官、记者和实业界人士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插手太深”；并提出“这种做法是否已经危及民主运动的前途和获得成功的机会”

认为，我们今天在中国是一支力量”。

但是，对这一点现在有争论，甚至连活动分子也承认他们有疑问。

去年十二月份贴出的那张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十分大胆地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的大字报现在弄清楚是大字报作者和三个西方人谈过几次话后写成的，这三个西方人中的一个提供了独立宣言的副本和其他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也都被其他一些大字报和地下刊物引用了。

魏京生的《探索》杂志所发表的关于虐待政治犯的材料是从大赦国际今春就中国监禁政治犯的情况所提出的一个报告上搞来的，这一报告的副本是由一名英国外交官提供的。

《探索》上的另一篇有关北京两个专用监狱的报道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外国都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因此，《探索》的主编们商定让一名法国外交官在西方散发这篇报道，并设法使外国电台在对华广播节目中一定广播这篇报道——收听对华广播的听众是很多的。

活动分子经常向澳大利亚和英

国电台的常驻记者提供消息，指望外国电台将这些消息再向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听众转播。活动分子还同最近来访的一名“美国之音”记者进行了类似的接触。

苏联和东欧国家驻这里的外交官和记者也同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大量的接触，并且还散发了几篇激烈批评中国领导集团和中国政治制度的讲话。

一位西方外交官在谈到苏联的努力时说：“这些讲话似乎是可信的。俄国人就利用这种机会来损毁中国在海外的形象。”

上个月在审讯魏京生的盘问过程中魏承认，他向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索取了比订阅他的刊物通常所需要的多两、三倍的钱筹集了一笔钱——按照中国的标准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探索》杂志的其他几个编辑在出庭作证时说，索取的这笔钱多达人民币一百元（合六十五美元），相当于中国一个工人每月平均工资的两倍。

魏先生在受审时说，路透社的一名记者甚至提出愿意给他更多的钱——几乎有一千元人民币——来换取中越边界战争期间的军事情

报。路透社首席记者伊恩·麦肯齐说，是有人向他要钱，但是他拒绝买情报。路透社没有根据魏先生提供的情报发过一条消息，但是别的英国记者、加拿大记者和法国记者却发了，虽然在审判时没有列举他们的名字。

据魏的伙伴说，魏先生还设法让一家美国电视台拍摄《探索》杂志的编辑会议和印刷情况的电视片，为出版该杂志筹集款子，但是由于魏先生要钱多，这笔交易就吹了。

根据他在受审时的证词，他曾向西方外交官和记者借照相机和录音机，但是谁也不愿向他提供使他想便于出版《探索》的中文打字机。

另一个大家都知道因这种关系而遇到麻烦的活动分子说，魏京生从外交官、记者和商人那里得到的最重要东西是他们的观点和政治材料。

“在过去一年里，驱使我们写出在《探索》杂志上的文章和大字报的那些意见中，大多数意见却是别人的意见……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这些意见在我们中国是否有用，我们国家真正可靠的计划应该是什么。这不只是魏一个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西方的影响。”

联系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斗争来看，这里许多人认为这是个严重的缺陷，而当局在目前的运动中正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

【路透社伦敦十一月十七日电】今天就英国统治集团掩盖女王伊丽莎白的前艺术顾问是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一事，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前几任首相都坚持说，从来没有入把这位接近女王的人的情况告诉他们，此人承认在一九五一年曾帮助外交间谍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到莫斯科。在这以后，愤怒的议员们要求下周就此问题进行紧急辩论。

左翼工党议员丹尼斯·斯金纳责问说：“谁在治理这个国家？”

前外交大臣欧文说，没有把女王的艺术顾问是一个苏联间谍的事告诉当时的首相道格拉斯·霍姆，这是不可思议的。

前首相威尔逊和希思也说，没有把此事通知他们。

现在仍然搞不清楚女王是否知道布伦特教授是一个苏联间谍。白金汉宫拒绝说明是否把此事告诉过她。

【路透社伦敦十一月十八日电】据温斯顿·邱吉尔爵士战时的私人秘书说，英国一位曾由于为莫斯科搞间谍活动而被解雇的高级外交官现仍活着，没有受到惩罚。

据约翰·科尔维尔爵士说，这人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抓住的，他曾被形容是“英国外交部最好的人才之一”。

约翰爵士拒绝透露这人的姓名，但他昨天晚上说：“前几天，我看见他，这是四十年来的第一次。”

在他揭露出可能是英国的新的间谍丑闻以前，上个星期据揭露，女王

外电评英女王前艺术顾问充任苏间谍

路透社说英国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前艺术顾问布伦特爵士是苏联间谍。布伦特在一九六四年供认之前，当了三十年的苏联间谍。

布伦特现在丢了脸，并被剥夺了爵士地位。他的朋友说，他藏了起来。与地位很高的方面有关系的七十二岁的布伦特，是在得到不对他起诉的保证后认罪。现在围绕这个保证已经展开了一场政治争吵。议员们要求全面公开调查，为什么将他扮演的角色保密了十五年。

约翰·科尔维尔爵士说，在外交部的这个仍未被揭露的间谍曾向一九五二年叛逃到苏联的外交官盖伊·伯吉斯传递过秘密情报。

这人在三十年代就是人所周知的共产党员，那时，苏联情报机构招募了象布伦特和伯吉斯这样一批属于统治集团的知识分子。

记者安德鲁·博伊尔声称，多达二十四名前苏联间谍现仍然以假名字藏在英国。

据英国情报机构说，他们早已不能起间谍的作用了。

【美联社伦敦十一月十八日电】据《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所发表的一则声明说，布伦特声称，揭露他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的

结果。

以布伦特的名义发表的这项声明说，英国保安首脑们“背弃了”他们在他于一九六四年承认他曾为苏联工作的情况后与他达成的对他的名字保密的交易。

《星期日泰晤士报》说，这一声明是由布伦特的律师迈克尔·鲁本斯坦提供给该报的。布伦特的下落仍然不明。他是于本月十四日去向不明的，第二天，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在议会宣布他是一个间谍。

法新社报道《法国民议会：当着苏联一代表团的面讨论东方国家的间谍活动》

【法新社巴黎十一月十四日电】题：国民议会：政府问题：当着苏联一代表团的面讨论东方国家的间谍活动

苏联一议会代表团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列席参加国民议会讨论时事性问题。

苏联代表团由苏联议会党团苏一法关系组主席尤里·朱可夫率

领，听取了罗贝尔·安德烈·维维安（保卫共和联盟瓦尔德马恩省议员）谈为东方国家服务的间谍事件。代表团听取了内政部回答，在讨论下一个问题时，代表团就离开了半圆形会场。罗贝尔·维维安（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的一位原生质理论专家的名字）详细地分

布伦特在以自己的名义所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保安部门把他的名字透露给作家安德鲁·博伊尔。

撒切尔夫人证实，布伦特于十五年前供认，他于三十年代在剑桥大学为苏联人招募间谍，供认的条件是对他免于起诉。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布伦特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保安首脑们是有意把他揭露出来，以向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改变主意，不再采取行动来放宽英国有关争议的官方保密法。这个法禁止发表政府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材料。

【路透社伦敦十一月十八日电】今天据说女王的前艺术顾问布伦特和左翼政治家一起，也要求公开调查上周揭露的他十五年前交待他为苏联搞间谍活动一事。

◆ ◆

析了多贝尔廷事件。此人由于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间谍活动被法国反间谍机构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逮捕。

内政部回答这位保卫共和联盟议员的问题时说，他所提到的一切事实“符合实际”，多贝尔廷已在国家安全法院受到起诉。博内接着说，已通知国内反间谍局的领导要他们采取加强保护法国工业的措施。

◆ ◆

法《十字架报》文章《西方共产党处于危机之中》

【本刊讯】法国《十字架报》十一月十六日刊登一篇题为《西方共产党处于危机之中》的文章，全文译载如下：

十多年来，西方共产党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且不说超过）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作报告和入侵布达佩斯之后震撼了它们的那次危机。差不多所有的西欧共产党都在六十年代发生了斯大林（或莫斯科）“老卫士”与后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者”的人们之间的分裂。这些后来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希望从莫斯科的立场上后退一些。三大党（意共、法共、西共）避免了这场分裂，然而它们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骚动。无论如何，这些争吵，这些派别斗争，并不是毫无影响的。

本周有四个非常不同的、但意味很深长的情况可以证实这一点：

十一月十一日，丹麦共产党都郁喜欢地庆祝了它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的选举中，他失掉了在哥本哈

根的议会里的七个席位，仅得到百分之二的选票。同社会民主党人接近的尝试引起了内部激烈的争斗（开除、退还党证、党员跑向极左派），此外，还要加上真正戏剧性的财政危机。

在英国共产党方面，它的代表大会已于十一月十三日在伦敦闭幕，并传出一个令人泄气的消息：该党总书记戈登·麦克伦南供认不讳：在近二年中，它丧失了百分之二十的党员。仅有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九名党员，无一人被选进议会，存在一个强烈的亲苏派。英国共产党正处于一种狼狽不堪的境地。

芬兰共产党（仅得百分之十八的选票）也正经历着一场始终激烈的内部斗争。这是鼓吹萨里宁的历史性妥协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和西尼萨洛的正统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本周，萨里宁在中央委员会上，宣布了在一九八一年的代表大会之前在他的党内的一次新的力量较量。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十五日以来在

罗马召开了会议。几天以来，这个党看到了贝林格（搞历史妥协的人）的支持者，同谴责他的党蛊惑人心的老领袖乔治·阿门多拉的

意大利《团结报》报道

巴叶塔谈意共同中国的关系

【本刊讯】意大利《团结报》十一月十五日刊登姜卡洛·巴叶塔在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的报告，题为《共产党人争取裁军和缓和的倡议》，摘译如下：

关于同中国的关系，巴叶塔回顾了一些活动和接触：在记者代表团互访之后，意共青联盟的一个代表团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邀请即将访问中国，另外，贝林格同志和华国锋主席会见，所有这些活动和接触都能为恢复正常关系准备条件。这是符合我们一贯重申的态度的，尽管有分歧和差别。我们从不隐瞒这些分歧和差别。现在，必须反对反动势力这种企图，即利用中国恢复地位和作用的时机，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反苏的作用。相反，应该促进这个新的和伟大

“右翼分子”以及同反对接近天主教民主党的左翼分子的对峙。目前意大利共产党这个强大的西方共产党（在一九七九年六月获得了百分之三十点四的选票），也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的主角进入致力于发展国际关系新环节的政治进程之中，目的就是巩固和扩大和平共处。巴叶塔特别希望中国和苏联以及中国和越南之间恢复正常的和友好的关系。

我们就是按照这种精神和观点致力于恢复正常关系。我们曾公开地说，重新接近和合作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反对第三者。

西德《世界报》报道《西德农民的年生产量》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月八日刊登一张图表，题为《西德农民的年生产量》，内容译载如下：

农业中每个全劳动力战前与战后的生产情况比较（部分数字为估计数）：

鸡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平均为一千二百九十四个，一九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月二十日刊登一张图表，题为《西德产业工人……》，内容译载如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产业工人在一九五〇年每星期要工作四十九点四个小时，同时每星期挣七十个马克，在一九六〇年每星期工作四十六点三个小时，同时每星期挣一百三十四马克，在一九七〇年每星期工作四十四点九小时，每星期挣二百九十三马克，在一九七九年四月每星期工作四十二点四小时，同时每星期的收入为五百五十七马克（以上收入为平均毛收入）。

对于年青的一代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年纪大一些的人从自身经历中知道：在一九五〇年联邦共和国建国初期，产业工人每周要干的工作超过四十九个小时。如今包括加班加点在内，每个产业工人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每星期平均只干四十二点四小时。他每星期挣的毛收入为五百五十七马克。自一九五〇年以来，每周的工作时间几乎缩短了整整一天，在同样时间里挣的收入却增长到八倍。收入增长中的一部分虽然由于物价的上涨被抵销了。然而就是在扣除了物价上涨之后，实际的收入仍还是增长为三倍。

◆ ◆

西德《世界报》报道《西德农民的年生产量》

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平均为一万三千零一十九个。牛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平均为四千零三十七公斤，一九七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为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三公斤。肉：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平均为五百零九公斤，一九七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平均为四千零六公斤。粮食：一

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平均为二千八百二十二公斤，一九七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平均为二万公斤。

与战前相比，在联邦共和国收获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牛奶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肉类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三，鸡蛋的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二百一十。

西德《世界报》报道

西德产业工人工作时间和收入情况

法《震旦报》文章《伊朗的肿瘤》

说美国人在德黑兰受侮辱打开了造成悲剧的所有大门；卡特在霍梅尼面前放弃权利所产生的影响，正在彻底改变世界平衡的条件

【本刊讯】法国《震旦报》十一月十六日刊登雅克·吉耶梅一布律隆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伊朗的肿瘤》，摘译如下：

德黑兰扣留美国人的事件以及白宫认为应回避这一事件的作法，毫无疑问终有一天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上的主要转折点之一。

诚然，我们已经看到华盛顿已逐步把非洲、东南亚、印度洋、近东、最近又把拉丁美洲放弃给了莫斯科。

我们看到，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美国是以“大国”的身份同苏联处于同一地位的，而现在它已从这种地位退了下来。

我们恐惧地看到，美国自愿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而它的传统、工业和军事力量却给它以领导的权利，虽不说给了它以领导的义务。

为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放弃阵地的行为辩护的理由始终是：越南战争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创伤以及水门事件的打击。

这样，由舆论界炮

制的道德至上论浪潮，合乎逻辑地使这个曾经具有、并仍然具有霸权特征的大国把权利交给了卡特，即交给了它认为体现了普遍的道德统治时期到来的一个人。

但是，有谁曾真的想到在这个地球上好的政策就是儿童唱诗班的把戏？不断地做错事、以大原则的名义摧毁自己的情报机构、为了让别人承认自己无害于人而放弃武装，所有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美国成了毛泽东在以前辛辣地讽刺的“纸老虎”。

但我们也不要弄错了。华盛顿在德黑兰狼狈地遭到的侮辱，打开了造成悲剧的所有大门，而我们自从三十四年以来或多或少都在竭力避免这种悲剧。

卡特在霍梅尼面前放弃权利所产生的影响，目前正在我们看不见的情况下彻底改变世界平衡的条件。

白宫方面没有作出真正的反应，这将使克里姆林宫能进一步推进它的势力，使它加速分化它在全世界通过第三世界国家立足的那些地

区的进程。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会面临一系列地震，而由于美国未出面造成的真空将加剧这种地震。

另一方面，在自由国家的队伍里，首先对欧洲来说，可能很快显示出有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联邦德国一旦中立化，那就会敲响欧洲防务的丧钟，因为波恩仍然是欧洲防务的主要部份。施密特一旦在他加入北约组织与向东方开

法新社报道

墨西哥发给巴列维旅游签证

德新社报道巴列维很可能在三日内抵埃及

【法新社墨西哥奎尔纳瓦卡十一月十八日电】关于伊朗前国王将从纽约的科内尔医院返回奎尔纳瓦卡的消息，今天就象一阵风似地在这里传开了。

巴列维的侍卫长托莫莱特已经抵达这个位于墨西哥首都以南八十公里的城市，着手对巴列维在这里租用的一座住宅进行整理。

国王的六十多名卫士，今天都在擦武器和给武器上油，并重新研究了他们在“拉塞雷

放之间失去以值得称赞的顽强精神所保持的平衡，甚至不知不觉地破坏平衡而有利于东方，那末，自由欧洲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从那一方面说，扣押美国人质同我们大家都有关系，这种利害关系甚至超出我们的想像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密切地声援被扣押的美国人的原因。特别是，这就是为什么法共全副武装地支持霍梅尼的原因。

因为，一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末日，可能完全取决于此。伊朗癌症是否有朝一日会逐渐吞掉欧洲呢？

纳”邸宅里站岗的位置。这座邸宅面积为一万三千五百平方米，价值估计为一百多万美元。

据非官方消息说，墨西哥已经给予目前正在纽约治疗淋巴癌的伊朗前国王新的六个月的旅游签证。

【德新社开罗十一月十九日电】通常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伊朗前国王将在三天之内到达埃及的阿斯旺冬季休养所，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

英《泰晤士报》报道 《伦敦会谈就罗得西亚过渡问题达成协议》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六日刊登外交记者戴维·斯帕尼尔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伦敦会谈就罗得西亚过渡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卡林顿勋爵认为停火会是障碍》，摘译如下：

昨天在伦敦兰开斯特大厦举行的制宪会议上，就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在取得它等待已久的独立之前的过渡期安排这一关键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

卡林顿勋爵昨晚说，他认为，要谈判的下一个议题即停火问题会持续十天左右。

卡林顿勋爵在对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的谈话中说，他希望极快地结束这次会议。他并没有低估摆在面前的困难：在处理两种军队——罗得西亚正规军和两支游击队部队——一方面有一些问题。要讨论的问题中包括军队的脱离接触和对安排的监督问题。

他又说，正在考虑担任英国总督一职的几个人选，但是他拒绝说出他将于何时宣布这一任命。

他说，英国军队将不是为了作战而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到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去。他设想，每人都要带件武器，但这只是为了自卫。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停火。

【美联社索尔兹伯里十一月十八日电】三万名高高兴兴的黑人群众，今天欢迎穆佐雷瓦总理回到这个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而关于这个国家命运的和平会谈则仍在伦敦继续进行。

穆佐雷瓦从机场的阳台上向挤满停车场的欢迎群众发表了讲话。他说，他“肯定”会赢得这次将在英国监督下举行的选举。预料监督选举的先遣队的英、美人员本周将抵达这里。

穆佐雷瓦对他的游击队对手发起猛烈攻击，指责他们是“俄国和古巴的傀儡”。

【路透社索尔兹伯里十一月十八日电】穆佐雷瓦总理今天在伦敦会谈后回国。他在抵达时说，如果他的敌人爱国阵线游击队违反停火，就不让他们参加拟议中的新选举。

法《晨报》文章《越南：武元甲的两次未遂政变》

在这同时，出现了白檀香丑闻——一个戏剧攻击内政和安全部（从一九七二年起由陈国环将军领导，他是黎笋班子内最有势力的人物）。

此剧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公演。河内政界和文化界的所有名流都坐在第一排。当幕布落下的时候，掌声雷动。在观众鼓掌鼓累了时，从第一排走出一位上了年纪的、肥胖的矮人，走上舞台，让大家安静下来。

他喊道：“素友先生在吗？文化部长在吗？”两个被问的人急忙起身。

“你们鼓掌了？那你们看出什么来着？”——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跟你们说说这个剧里指的是什么，你们如果还演下去，所有从前线回来的青年士兵将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通通杀掉！

接着他命令“部长同志”取消以后的演出。在这一丑闻发生之后，剧作者和导演便被送去接受再教育。

那个季节，发生了其它文化反对派的示威。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也举行了示威，他们中间反对黎笋的人滋长这种不满情绪，并使之发展为一股反对力量。因此，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当六百名从南方抓来的俘虏在宁平暴动时，他们向其它的集中营——前南方的战士被集中在那里——发出了呼吁。同样，一些人人头落地。在南方指挥部最高机构里担任负责人的两位妇女：阮氏定女士，她是将军级，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副司令；阮氏娆女士，她主管西贡工人联合委员会。她们两人都被召到了河内，被降级并被软禁。

至于随后准备发动的政变的计划跟一九六八

年的政变计划不同。武元甲第一次依靠职业军队。这一次，军队的主力在南方作战，地面部队和地方（村和工厂）的民兵被认为是支持这一尝试的。武元甲知道，他可以依靠河内大约八千民兵的司令段奉上校和装甲兵学校副校长。传单由最大的军事印刷厂印刷。传单要求党员和人民保持冷静，并号召在党内展开全面的整党活动。

情报机构C14局（注）——就是我们的消息提供者黎廷曾工作过的那个局——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在该局局长阮京之上校签发逮捕证之后，由C14局负责逮捕了同谋。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军官被捕入狱，这些人当中有国防部副部长阮敦将军。不久后，一个拒捕并打死了前来逮捕他的一个警察的军官被枪毙。其他的人都被关在监狱里。武元甲再次逃脱了清洗。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在河内露面。有人透露，他到苏联治病去了（然而，他当时身体很健康）。在党内，许多人认为，武元甲已被悄悄地清洗掉了，或者认为他这次消失是永远隐退的前奏，当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他和在河内访问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再次露面时，人们普遍对此感到惊讶。在苏联大使馆方面，大使的离职跟解决这件痛苦的事件肯定不是无关的。几个星期之后，黎笋、黎德寿和朱辉珉通过调动他们的师进攻西贡，加速历史发展，决定了越南的命运。由于这些事件改变了整个东南亚的力量对比，加速了越南同中国的关系的破裂，使苏联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利用了中国和美国人留下的空白，对河内施加独一无二的影响。（原注：我们的消息提供者工作的C—14办公室是河内政权的情报中心。C—13也属于总参谋部政治局领导，负责反间谍和安全工作。）（下）

外电报道 东帝汶饥荒严重

【德新社堪培拉十一月十二日电】由于柬埔寨饥荒成为世界大新闻而不为人注意的一场新的饥荒悲剧却正在地球的一个遥远的角落里出现。

东帝汶半数以上的人将面临饥荒，除非运进急需的救济品。

印度尼西亚外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查前不久说，东帝汶的饥荒情况可能比柬埔寨更为严重。

自葡萄牙一九七五年撤出东帝汶以来，由于疾病、缺粮和战斗，东帝汶迄今为止已死掉了二十万人。

在这个山区省份居住的五十万人中，据说约有三十万人急需救济。

印度尼西亚把目前的这种情况归咎于叛乱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澳大利亚报纸最近刊登了躲过印度尼西亚新闻检查的一些有关东帝汶人灾难的目击者的叙述和照片。

堪培拉国会议员迈克尔·霍根说，印度尼西亚的这种做法同纳粹和苏联的策略一样。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派一个议会代表团前往东帝汶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同时，还正在执行向灾区空运救济物资的计划。

政府已向东帝汶答应提供三十吨维生素丰富的特别饼干，以分发给饥民。

红十字会和天主教救济组织——最近刚获准在东帝汶开展活动——又在执行一个救济计划。

已收到了澳大利亚、美国和西德提供的救济捐款。

印度尼西亚说，它本身几乎无法缓和东帝汶人民的灾难。雅加达政府说，由于稻米产量减产，印尼很难养活其一亿人口以外的人。

【本刊讯】日本《中央公论》杂志十一月号刊登和光大学美术史专业教授宫川寅雄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近时杂感——关于“四个现代化”》，摘译如下：

改变路线的背景
这次路线的转变，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逝世之后，在通过粉碎“四人帮”，克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发生和开始的。它被称之为“四个现代化”，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华国锋在今年六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了“四个现代化”的最新内容。它甚至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四个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革命本身的价值转变。本来，华国锋报告的基本论点在一年零三个月前，即一九七八年三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得到了确认，报告又补充了有必要调整和加以推进的内容。但是在被通过的华国锋的报告中，对于中国革命现状的估价，对阶级斗争现状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的评价，对于当前政治的要领，即对民主和集中的基本态度等等，在这些见解上，措词比第一次会议更明确了。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除了排除教条和个人崇拜之外，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在许多课题中，突出并强调的是，当前“不是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为纲”，因为，没有“四个现代化”，就是说，如果不迅速地使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便没有保障。并且，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现阶段，要彻底实施人民民主，通过法制来使它成为不可动摇的事物，以这种能量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针对着“四人帮”所代表的极左空谈和唯政治主义，在这里他号召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慎重安排各种物质条件。不能不承认，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在批判地吸收革命的经验的的过程中提出的对冷酷的现实的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采取的对策集中地发挥了作用。

如果一如既往，就是说即使排除了林彪及“四人帮”，只要中国仍然处于低生产率，低劳动效率和整个技术落后的状态，恐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安全是绝对不会有保障的。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成功以后，出自对生产和技术发展的考虑，曾经对引进美国的工业产品、技术和管理制度提出过许多大胆的方案，即使在事隔数十年后的今天，唤起忘却了的记忆恐怕也不是毫无益处的。同时也可以回想一下毛泽东在革命成功以后，不断强调要认识下面的不可动摇的事实：中国的生产和技术的落后，革命所继承的是贫困和落后的生产力。

不言而喻，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书。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剖析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崩溃的规律的同时，确立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更优越的理论。列宁和毛泽东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为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体系而花费了不少心血。中国想要在本世纪末找到建立这种高水平的经济体制的办法，并不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变质 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不是在低水平体制不加改革的情况下随便就可以体现出来的，而是必须遵循经济的各种规律性。中国主张一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要具体地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现实，我认为这个主张既不意味着复辟资本主义，也不意味着陷入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

对于中国当前的转变，日本、世界和无产阶级各派别都在认真地注视着。不过，最急于站出来批判的，是那些认为中国革命由此已经变质，谴责说毛泽东思想已被抛弃了的集团，这也是事实。

日本《中央公论》杂志刊登宫川寅雄教授文章

《中国近时杂感——关于“四个现代化”》

说从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向四个现代化转变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中国想要在本世纪末找到建立高水平的经济体制的办法，并不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变质。

· 批驳夏尔·贝特朗攻击“中国新路线脱离毛泽东路线”，指出不能单靠一味突出政治意识来实现社会主义和过渡任务。

还有许多人，他们并不是把“四个现代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错误、过头、调整和反应等各别现象同整体联系起来理解，而企图把这些现象诬指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变质。在继“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之后，把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确定为重点的政治形势下，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展开最激烈的攻击，可以说正是从那些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搞“急风暴雨般阶级斗争”的具有这种幻想的人们当中散发出来的，这也是事实。

中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宣布：的确，中国在革命道路上要经历的转变将是充满困难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除此道路之外别无他途可走。这作为一个过渡的社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还有许多未知事物的社会，的确需要从新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尝试，这是事实。

从这个意义来说，华国锋主席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不仅仅对中国的革命，而且对当代世界史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课题。当然，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并不是什么都解决了。

从作那个报告至今已经过了三个月，实践又提出了更新的问题。这是当然的，恐怕正因为这样，为了依靠革命的主力军——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作为强有力地发挥和保障“人民民主”的“整备法制”的问题才成了这次的转变中的一个核心内容。

贝特朗的批判 “四个现代化”当前还只是勾画一个极其简单的草图，但是为了加以补充，我想谈谈夏尔·贝特朗（法中友协前执行主席——本刊注）在相当早的时候发表的《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问题》这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对中国最近的动向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

他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新路线结果是全面地否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脱离了毛泽东路线，转变为唯生产力论，甚至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质，新的教育制度也只不过意味着文化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教育改革的崩溃。

意大利《晚邮报》文章

《中国的广阔市场可能是一个金矿》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十一月八日刊登卡洛·莫诺蒂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广阔市场可能是一个金矿》，摘译如下：

由于华国锋访问欧洲，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经济关系中发生了一些真正革命的变化。这话是国际贸易总公司的董事长迪诺·詹蒂利说的。他是最早（二十五年前）同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西方贸易界人士之一。

詹蒂利继续说，“以这种方式为我的企业打开道路的最大可能性首先涉及到合作和共同生产的协定方面。

值得回顾的是华所确定的四个目标：（一）农业工业化；（二）加强中型工业；（三）引进西方技术；（四）加强军事装备。意大利工业能够提供的东西——至少是前三项”。

在华访问意大利期间，没有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双方所签订的唯一文件就是经济和贸易合作的“意向声明”。这个声明重申了先前存在的协定的有效性。

但是就互利的经济项目正在进行或者即将开始进行的谈判很多。我们将其中主要的综述如下：

拖拉机——菲亚特

公司早就在谈判一项通过建设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制造拖拉机、推土机和柴油机的工厂来使中国农业工业化的计划。

石油——华已经答应意国家碳化氢公司除了同其他西方公司合作已经在三处海域勘探石油外，另外还获得其它海域勘探专利权。

冶金——钢铁工业投资公司可能在中国建造一个新的阿巴斯港。目前，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但它对意大利的工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百年事业”。

能源——由意大利方面承担建立一些普通发电站的谈判正在进

贝特朗可以说是教条地顽固坚持文革的观念，立即断言中国实行了苏联的经济政策，也就是实行了靠着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提高生产率的制度和官僚式专家治厂的管理制度。中国选择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提高生产力和生产率方面，但是他并没有论述这种转变是如何同苏联修正主义的方式划等号的。

并且，他还有意地回避了谈及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所提出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他根本不想考虑如何从辩证法的观点看过渡期的政治日程的前景和远景。他们认为过渡时期克服三大差别的目标被忽视了，担心“过渡时期的概念减弱了”，然而，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过渡的任务并不能单靠一味突出政治意识来克服和完成。还需要一定水平的社会的、物质的和技术的条件。

如果把追求这些条件看成是“四个现代化”放弃或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在何种阶段提出何种政治日程这个继续革命的主要和长期的目标，这是错误的。

那种认为正确理解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指责，不仅是不正确的，毋宁说问题在于，四人帮所代表的势力，无视规律，为所欲为和无政府主义的混乱造成经济停滞的这个事实。

要解决近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因素的各种能力显著降低的问题，对于革命本身来说，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肯定也是重要课题。

针对着恢复考试制度、尖子主义的抬头，偏重学历的苗头，估计在教育中会出现掉队学生等情况，现在恐怕仍然应该创造性地探讨实行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教育制度。并且，中国现在正从四人帮的统治下摆脱出来，为得到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能量而扩大“人民民主”，谋求安定，作为其保障，想要大胆地“整备法制”，我们恐怕应该从这些侧面去评价教育的积极意义。

贝特朗等人恐怕是轻视了这些侧面了吧。

这篇文章由于篇幅短而无法摆脱抽象的论述，但是，中国在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现在的确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是可以明晰而完整地作出展望的简单问题。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所说的同“母班”进行斗争，经过现实的漫长的道路去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的现实。

行，以后扩大到核电站方面也不是不可能的。

化学工业——在蒙特爱迪生公司已经完成几个重要项目之后，最近又有了新的希望。例如，石油工业技术公司将为开采天然气提供两套设备。

机床——国际贸易总公司已经签订了一项两国生产者之间合作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中国的数控机床第一次商品化。

电子——奥利维蒂公司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这可能导致提供电子分配系统（终端设备、软件等）。

公共工程——由全国家建筑家协会国外工程负责人皮奇尼尼率领的代表团已经为两国企业共同参与国际承包工程和竞争打下了基础。

【本刊讯】日本《中央公论》杂志十一月号刊登和光大学美术史专业教授宫川寅雄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近时杂感——关于“四个现代化”》，摘译如下：

改变路线的背景
这次路线的转变，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逝世之后，在通过粉碎“四人帮”，克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发生和开始的。它被称之为“四个现代化”，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华国锋在今年六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了“四个现代化”的最新内容。

它甚至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四个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革命本身的价值转变。本来，华国锋报告的基本论点在一年零三个月前，即一九七八年三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得到了确认，报告又补充了有必要调整和加以推进的内容。但是在被通过的华国锋的报告中，对于中国革命现状的估价，对阶级斗争现状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的评价，对于当前政治的要领，即对民主和集中的基本态度等等，在这些见解上，措词比第一次会议更明确了。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除了排除教条和个人崇拜之外，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在许多课题中，突出并强调的是，当前“不是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为纲”，因为，没有“四个现代化”，就是说，如果不迅速地使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便没有保障。并且，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现阶段，要彻底实施人民民主，通过法制来使它成为不可动摇的事物，以这种能量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针对着“四人帮”所代表的极左空谈和唯政治主义，在这里他号召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慎重安排各种物质条件。不能不承认，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在批判地吸收革命的经验的的过程中提出的对冷酷的现实的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采取的对策集中地发挥了作用。

如果一如既往，就是说即使排除了林彪及“四人帮”，只要中国仍然处于低生产率，低劳动效率和整个技术落后的状态，恐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安全是绝对不会有保障的。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成功以后，出自对生产和技术发展的考虑，曾经对引进美国的工业产品、技术和管理制度提出过许多大胆的方案，即使在事隔数十年后的今天，唤起忘却了的记忆恐怕也不是毫无益处的。同时也可以回想一下毛泽东在革命成功以后，不断强调要认识下面的不可动摇的事实：中国的生产和技术的落后，革命所继承的是贫困和落后的生产力。

不言而喻，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书。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剖析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崩溃的规律的同时，确立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更优越的理论。列宁和毛泽东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为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体系而花费了不少心血。中国想要在本世纪末找到建立这种高水平的经济体制的办法，并不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变质 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不是在低水平体制不加改革的情况下随便就可以体现出来的，而是必须遵循经济的各种规律性。中国主张一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要具体地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现实，我认为这个主张既不意味着复辟资本主义，也不意味着陷入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

对于中国当前的转变，日本、世界和无产阶级各派别都在认真地注视着。不过，最急于站出来批判的，是那些认为中国革命由此已经变质，谴责说毛泽东思想已被抛弃了的集团，这也是事实。

日本《中央公论》杂志刊登宫川寅雄教授文章

《中国近时杂感——关于“四个现代化”》

说从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向四个现代化转变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中国想要在本世纪末找到建立高水平的经济体制的办法，并不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变质。

· 批驳夏尔·贝特朗攻击“中国新路线脱离毛泽东路线”，指出不能单靠一味突出政治意识来实现社会主义和过渡任务。

还有许多人，他们并不是把“四个现代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错误、过头、调整和反应等各别现象同整体联系起来理解，而企图把这些现象诬指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变质。在继“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之后，把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确定为重点的政治形势下，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展开最激烈的攻击，可以说正是从那些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搞“急风暴雨般阶级斗争”的具有这种幻想的人们当中散发出来的，这也是事实。

中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宣布：的确，中国在革命道路上要经历的转变将是充满困难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除此道路之外别无他途可走。这作为一个过渡的社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还有许多未知事物的社会，的确需要从新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尝试，这是事实。

从这个意义来说，华国锋主席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不仅仅对中国的革命，而且对当代世界史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课题。当然，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并不是什么都解决了。

从作那个报告至今已经过了三个月，实践又提出了更新的问题。这是当然的，恐怕正因为这样，为了依靠革命的主力军——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作为强有力地发挥和保障“人民民主”的“整备法制”的问题才成了这次的转变中的一个核心内容。

贝特朗的批判 “四个现代化”当前还只是勾画一个极其简单的草图，但是为了加以补充，我想谈谈夏尔·贝特朗（法中友协前执行主席——本刊注）在相当早的时候发表的《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问题》这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对中国最近的动向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

他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新路线结果是全面地否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脱离了毛泽东路线，转变为唯生产力论，甚至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质，新的教育制度也只不过意味着文化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教育改革的崩溃。

意大利《晚邮报》文章

《中国的广阔市场可能是一个金矿》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十一月八日刊登卡洛·莫诺蒂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广阔市场可能是一个金矿》，摘译如下：

由于华国锋访问欧洲，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经济关系中发生了一些真正革命的变化。这话是国际贸易总公司的董事长迪诺·詹蒂利说的。他是最早（二十五年前）同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西方贸易界人士之一。

詹蒂利继续说，“以这种方式为我国的企业打开道路的最大可能性首先涉及到合作和共同生产的协定方面。

值得回顾的是华所确定的四个目标：（一）农业工业化；（二）加强中型工业；（三）引进西方技术；（四）加强军事装备。意大利工业能够提供的东西——至少是前三项”。

在华访问意大利期间，没有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双方所签订的唯一文件就是经济和贸易合作的“意向声明”。这个声明重申了先前存在的协定的有效性。

但是就互利的经济项目正在进行或者即将开始进行的谈判很多。我们将其中主要的综述如下：

拖拉机——菲亚特

公司早就在谈判一项通过建设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制造拖拉机、推土机和柴油机的工厂来使中国农业工业化的计划。

石油——华已经答应意国家碳化氢公司除了同其他西方公司合作已经在三处海域勘探石油外，另外还获得其它海域勘探专利权。

冶金——钢铁工业投资公司可能在中国建造一个新的阿巴斯港。目前，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但它对意大利的工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百年事业”。

能源——由意大利方面承担建立一些普通发电站的谈判正在进

贝特朗可以说是教条地顽固坚持文革的观念，立即断言中国实行了苏联的经济政策，也就是实行了靠着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提高生产率的制度和官僚式专家治厂的管理制度。中国选择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提高生产力和生产率方面，但是他并没有论述这种转变是如何同苏联修正主义的方式划等号的。

并且，他还有意地回避了谈及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所提出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他根本不想考虑如何从辩证法的观点看过渡期的政治日程的前景和远景。他们认为过渡时期克服三大差别的目标被忽视了，担心“过渡时期的概念减弱了”，然而，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过渡的任务并不能单靠一味突出政治意识来克服和完成。还需要一定水平的社会的、物质的和技术的条件。

如果把追求这些条件看成是“四个现代化”放弃或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在何种阶段提出何种政治日程这个继续革命的主要和长期的目标，这是错误的。

那种认为正确理解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指责，不仅是不正确的，毋宁说问题在于，四人帮所代表的势力，无视规律，为所欲为和无政府主义的混乱造成经济停滞的这个事实。

要解决近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因素的各种能力显著降低的问题，对于革命本身来说，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肯定也是重要课题。

针对着恢复考试制度、尖子主义的抬头，偏重学历的苗头，估计在教育中会出现掉队学生等情况，现在恐怕仍然应该创造性地探讨实行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教育制度。并且，中国现在正从四人帮的统治下摆脱出来，为得到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能量而扩大“人民民主”，谋求安定，作为其保障，想要大胆地“整备法制”，我们恐怕应该从这些侧面去评价教育的积极意义。

贝特朗等人恐怕是轻视了这些侧面了吧。

这篇文章由于篇幅短而无法摆脱抽象的论述，但是，中国在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现在的确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是可以明晰而完整地作出展望的简单问题。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所说的同“母斑”进行斗争，经过现实的漫长的道路去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的现实。

行，以后扩大到核电站方面也不是不可能的。

化学工业——在蒙特爱迪生公司已经完成几个重要项目之后，最近又有了新的希望。例如，石油工业技术公司将为开采天然气提供两套设备。

机床——国际贸易总公司已经签订了一项两国生产者之间合作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中国的数控机床第一次商品化。

电子——奥利维蒂公司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这可能导致提供电子分配系统（终端设备、软件等）。

公共工程——由全国家建筑家协会国外工程负责人皮奇尼尼率领的代表团已经为两国企业共同参与国际承包工程和竞争打下了基础。